

敬止錄

第七冊

敬

止

錄

第

一

卷

壇廟考

原本上空兩行

純德廟

府治南六十步祀東漢孝子董黯漢安帝延光三年六月初六日
詔導民以善則天下順此治道之隆也夫母子之情天性也勾章
董黯承顏順志蒙難不渝誠孝子仁人之用心為人所不能為豈
不休哉先帝擢諫議郎累徵不起壽終牖下朕甚悼焉今特勅封
孝子立祠故居表崇異倫之士宇內庶幾成風布告臣民使知朕
意則知漢已祠矣茲為唐大歷十二年立刺史崔殷記
記曰後漢至行董君諱黯字叔達勾章人也依乎中庸率性純白
少孤獨立事親不匱啜菽以盡其歡柔色以溫其省高堂登壽慈

顏褒如和以肥家安不擇地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
祥烏明誠必感庸德唯懋施及千載橫於四海其大孝也歟夫大
道未隱不獨親親逮德下衰乃有慈孝行以名揚情以禮飾季武
矯而服縗子春強而過禮此離道以善非天性之孝也子云無違
參則直養素冠有諷和琴不成此禮經之孝也文舉棄子士游出
妻動非先意何以觀式雖曰可紀或近沽名此非教之孝也夫子
一與之質道與之和生於東漢介居島夷俗遠詩禮性復著存無
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負土成壟枕干不言卒斬東隣祭於
中野所謂生知而上成心以隨欲蓋而彰強名曰孝加於古之君
子數等矣和帝聞其異行特捨專殺之罪召拜郎中不起竟以壽終

夫受命令於時惟松柏也冬夏青青稟靈於天惟夫子也能全正性六代祖仲舒漢大中大夫嗣孫宇春領廬江太守世為郡中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溪署縣鄭江之俗薰然遺風皇堂大歷八載余分竹慈郡訪古欽賢環堵已蕪遺記將落徘徊故邑尚想餘範則夫子之行可以化於人葺宇崇祠昭銘垂代豈不務矣銘曰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間言道喪千季賢孫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日無衣寒燠以寧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鳥哀音下感棘心哭無常聲灑血盈襟江水湯湯東注窮越夫子德音與之不絕

祠即其故宅先是其母像在南郊草堂中宋錢億迎歸孝子廟請

於朝勅賜純徽徽君之額元至大二年燬

延祐二年重建國朝洪武四年封為董孝子之神載在祀典歲久廟圯正統二年知府鄭珙撤而新之國子祭酒陳敬宗有記

記曰寧波郡治南不百步有董孝子廟逼於闌闌中楹以十計門不再復歲久蠹撓傾廢不治祀事具修神厭不散太守鄭公洛重念國家以孝理天下而孝子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俗乃即鳩工度材撤而新之絳繪增煥廟貌若生郡人具瞻愈敬愈欽嗚呼盛矣按孝子諱黯字叔達鄒人也漢董仲舒亦世孫幼喪父養其母篤孝且敬母疾思飲大隱之水遠莫能致黯築室溪旁汲以進飲母疾遂愈東隣有王寄者甚富王母以其縱酒無行恒有憂色董

母謂曰吾雖貧賴黜之孝而恒有歡心王母以喻其子冀其有所感悟而寄乃懷忿毆死董母黜號泣負土既葬痛念母讐不共戴天廬於母墓俟王母卒畢葬事乃操戈往斬寄頭祭於母墓事聞和帝遣考功郎邱霖賁詔以釋其罪且旌異之召拜郎不就而卒事再聞特封董孝子純德徵君即其故宅立廟以祀唐大歷十二年郡刺史崔殷嘗葺其祠我聖朝洪武四年封為漢董孝子之神每歲六月六日有司用剛鬣致祭隆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至重者是故舜與武王周公皆大聖人萬善咸備無得而稱然必尤以大孝達孝贊之所以立極垂訓使萬世而下咸知所重若徵君之孝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永慰母心於不死矣

宜乎錫封加號歷世祀之以彰其孝行也鄭公事神治民百廢具舉而於此尤加意焉蓋欲使郡之凡為人子者咸知慕黯之孝疾寄之逆以養其親其所以勸勵風俗篤厚彝倫之道至矣夫固事地教此太守之善政用也用書以紀休美於無極系之以詩曰烈烈孝子翼翼其廟濯濯厥靈赫赫有耀孝子奉母既歡且安逆者犯之號泣旻天不與共戴斬頭祭墓氣奪千軍義冠千古旌德表行歷世祀之袍笏煌煌神寶顯思國典欽崇郡守勵翼聿新輪奐孰不敬德孝子之孝徹地通天我作銘詩於萬千年嘉靖九年知府沈愷謁廟為之文曰鳳峰沈子愷吏茲土為嘉靖庚子越三月拜董孝子祠見其豐儀偉貌棘棘有氣雄萬夫狀愷

退數曰勇哉微之像矣不然何其行孝毅然不撓也及取其傳讀之乃見其遭母之變不亟不迫徐以應之竟殲仇首以酬母志又若馴雅君子似不專於勇者余益愴然悵慕若想見其為人矣夫董母與王寄之母素相善董言寄之惡寄聞而啣之竟毆其母死夫寄固無良而二母故相善也不待其母之死而先殺其子子死母不能以獨存不惟并殺其母且自傷其母之心不仁寄母死矣而吾猶依違不忍一決是忘親之讐不義斬首祭母吾事畢矣當其時聞召即起居然就聘前日之為母者庸非自為耶我而非真乃見斯舉也仁以全人義以雪恥貞以潔已一舉而三善集君子謂董孝子之孝於是乎全矣贊曰太朴既漓上無全人仁者必勇

勇者未必仁殺人之子全人之親陳凶報恥大義以伸三聘不就終始維貞姓以孝著邑以慈名於千百襮於赫厥靈瞻者起敬廟貌若生

三十八年知府周希哲重修萬歷間郡縣合議修之沈文恭為記記曰寧波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隣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卧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王母卒且葬手刃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為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

以遠不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名溪以溪名縣而在鄞者即故居
祠之唐大歷間刺史崔殷修自為記其母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
符間錢億迎歸於廟而請於朝賜孝子號純德徵君建炎初令林
叔豹慶元間令朱堂咸修其廟我洪武初勅封為董孝子之神命
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年守鄭洛修其廟國子
祭酒陳敬宗為記今萬歷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母處殿偏非禮謀
於鄞令周公之基斥鋸買隣地而節推張君似渠捐俸任之其後
海憲丁公此呂吳公鴻洙守吳安國倅黃君鎧會別駕施君朝恩
令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繼成焉一貫為記記曰昔之祀典嘗濫
矣明興高皇帝秩正百神於吾郡獨祀孝子夫孝常德也循陔戀

聞無他異則莫駭而傳孝子之傳以殺寄異也曷與焉偉孝子之處寄母善也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錫類推恩道不如是隱忍以葬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子養而孝子葬此所為孝子重者也然未足以既孝子報讐之說禮著之節俠名之而王者不載於令急私怨而藐其公則下無王曲隣人而置不明則上無王皆瑕德也歐人之死法當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於是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寧以身為寄死母煩有司非輕吾上以為不能為吾報不可以報訴之上也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母尤吾處法其赦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蓋予少而艷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時則妄

以為漢如孝子者多而史不暇收既請張敏傳而悟其繇當是時
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朝廷賞其死因定其議以為輕侮法
而敏駁之以為開私殺路除其令必以是格孝子不傳不知寄有
死罪不止於侮辱孝子殺死罪人與殺侮辱者異非不願聽之有
司而勢不可不為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敏儀而於
孝子宥且微矣頗刑無濫賞矣予恐後之人有孝子之心而失其
中行輕殺人以快其私而卒不免於吏議則謂孝子事不可法否
則為後世無漢吏之厚而不咎其講之不精也故闡之

歲以六月六日祭豕一爵三帛一府承諭典祭文云維神孝本天
性子職孔虔汲水養母沉疴頓痊隣母之子誓不共天待時斬首

祀母雪冤累徵不起守志維堅錫類之孝愈速愈宣某等來官茲郡風化宜先恭承祀典罔敢或愆今逢華誕敬陳几筵洋洋神爽百世弗諼

萬歷三十二年推官何士晉申請增設孝子父母之祭取鄆縣裁減桃符門神無礙銀兩以為之費其移文畧云天倫之慘如董孝子所遭之不幸矣想其飲血枕戈無天可戴望雲廬墓有地莫容雖斬仇人之頭難解終天之恨不就生前之召忍留身後之名而況乎廟食無窮也哉故祀孝子非孝子所安也祀其子而遺其母尤非孝子所安也夫經垂不共之義律嚴擅殺之條當孝子自囚請死計非得從母地下可以無憾於親有辭於法而不意君之我

赦也君赦胡敢不生又不意後之我祀也君祀胡敢不享若孝子
者其志烈其思沉其行無瑕其精英不可磨滅蓋庶幾無遺議焉
顧孝因為母祭獨缺焉而不伸彼食必思親神能享焉而不吐在
孝子痛已之親以及人之親猶然錫類在今日因子之祀以及親
之祀何憚推恩矧建祠置像母子相依論前官之叛舉原欲使其
俎豆之同歆而節浮抵數物品易辦據該縣之條陳又不患於錢
糧之無處欲維風教孝慈宜極尊崇新奉詔書祭祀並行申飭應
從末議永作成規歲以祀孝子日先用羊一豕一雞鯉酒果祭之
何士晉祭文云繫水溟之渺渺挹明嶺之蒼蒼溯純孝之自出掩
千載而彌光唯賢淑同德而齊茂遂挺生英詰於鄉邦宜並馳封

於九閭今何匱祀乎一方想令子愀然而不樂即國人奔走其傍
惶憶予計偕而北首非神母孰翩翩而降祥蜎蝶三更而入夢雲
龍一簋以留香已而濫竽於茲土我署實錯壤於祠旁每低回以
周覽殊飲痛而感傷覲前工之未竟動夙昔之微腸爰庀材而拓
宇令綺閣其輝煌子不先乎父食並肖祀而正三綱叩霜臺而上
請乃著今而備蒸膏意神靈後先於玉砌恍盛綵逶迤於北堂仍
置田以供伏臘更勒珉以杜滄桑串古昔以勸孝雖豐昵其亦何
妨告成事以蠲吉與天地而共久長乃為迎神老歌曰鱣赤鯉兮
薦血膏笙鏞息兮止雲璈素鳥集兮血蛺朝望神明兮恍虹橋
橋疑陟降兮水之中清瀾湧兮潏魚龍旗掩映兮聲鑑鉤靈風來

兮甬之東逶魚軒兮海澨南聆廡側兮聲江闥玉玲瓏兮彩翠鈿
歷層階兮佩珊珊雙旌來兮伏道側解陸離兮趨几席毫羹羹兮
倚松柏退前除兮湛清滌仙韶振兮雜午漏飛瓊唱兮雲和奏觀
顏悅兮三上壽滿堂譙笑兮錫爾單厚

府歲祭文 維神篤啟賢胤純孝格天仁以錫類勇以雪冤光明
俊偉今昔並傳追厥所自嚴父淑媛某等叨守茲土景仰最先特
體孝思心溯淵泉徽神之貺歲萬雋年

余寅記 漢東董孝子名黯字叔達江都相仲舒六世孫古明之
勾章人也孝子質行具郡乘中唐大歷間刺史崔殷即其故居立
祠作銘與吳虞翻之贊稱並雋迨宋建炎初邑令林叔豹載葺之